



一块“铭牌”的见证

今年7月8日,公司组织机关干部整理物资仓库,大家在搬完一个小仓库的配件后,不经意间在库房的角落看到一块铁牌。铁牌锈痕斑驳光影交错,如同岁月的疮疤,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乘风破浪与风雨沧桑。我俯身细看,字迹犹如刀刻般顽强地凸现出“国产第一台立波尔窑,建筑工程部沈阳水泥机械制造厂,1959年12月”字样,原来铁牌是一块设备“铭牌”,当年就安装在永安水泥厂(现为福建永安建福水泥有限公司)1#窑头。我手指轻抚过铭文,指尖竟沾满点点暗红的锈迹,仿佛触碰到了那段被时间深埋的过往。

时间、太阳、风、雨是最优秀的艺术家。让我们定格于1958年原永安曹远乡

坑边村那片沉默的土地上。

当时的永安水泥厂正艰难破土,新中国成立初期,国家一穷二白,没有钢铁巨臂的轮廓,没有吊车轰鸣的交响,一切坚固与巍峨的诞生,皆由血肉之躯担当——工人们以一副肩膀承接千钧,凭一双巧手挪移山海。沉重的钢铁窑体,竟如此一寸寸、一声声,在肩胛骨与钢板的抵死相搏中,在号子与喘息交织的声浪里,被驯服归位。一块“铭牌”,那是血肉与钢铁相搏的痕迹,亦是岁月难以磨灭的勋章,无声地承载着那一代人在物质荒原上以钢铁意志熔铸的智慧。他们弓起的脊梁,硬生生托起了新中国水泥工业地平线上第一缕微茫的晨曦,成为民族工业血脉里奔涌

的原初之火。

历经风雨,如今它已完成使命卸甲归仓。原址上,一座新型干法回转窑拔地而起。此刻,我抚摸着斑驳的“铭牌”,抬眼望向那正在转动的现代化回转窑,它正由中控系统电脑中控员操控着,控制参数闪烁的控制屏上,数据如溪水静静流淌不息。历史车轮轰隆向前,昔日肩扛手抬的峥嵘岁月,已悄然化作如今中控集中控制图景。

“铭牌”上铁锈的斑驳印迹,犹如不灭的精神火种。老一辈建设者以双手为基石,以意志为蓝图,为今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根基。铭牌上“国产第一台”的字样,如同炽热的烙印,由前辈

传递至我们手中。那灼热的温度,正激励着今天的我们,将福建水泥的生产理念植根于绿色、环保、低碳的基石之上,推进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奋力前行。

这块沉默的“铭牌”,是历史锻造的一枚勋章。它无声诉说着,纵使智能之光已洒满车间每个角落,汗水浇灌的“铁人精神”却永远是民族工业的脊梁,与时代“创新精神”一同笃定前行。这铁锈里的火焰,映照过去也照亮着未来,那灼热温度将永远在我们水泥工业的掌心奔流——因为每一粒凝结的熟料里,都蕴藏着两个时代的对话,它是福建水泥人那份永恒不灭的刚硬。

(周聿明)

山行独吟

谢炳煌

云深不知处,石径隐松烟。
孤影随风去,心舟越万川。
一壶清酒暖,半卷旧书闲。
世事皆如梦,山中日月安。

三伏渊淳吟

魏虞文

赤帝司权日倍长,玄蝉荫里噪愈狂。
门悬绿艾凝烟细,户煨冰蒸沁齿香。
忽有清风生腋下,方知静处得真凉。
人间纵有炎蒸炽,心若渊淳暑自降。

安全保护伞 曾恬恬 摄



河南茵陈 闽南的茶

多少茵陈,捎带着挖一些荠菜、蒲公英野菜,同时踏青,欣赏春色,呼吸一下山野新鲜空气,都让人很惬意。

茵陈采摘回来,淘洗干净,加面粉、姜末、鸡蛋、花生碎和调料,搅拌成馅,用热油炸成焦黄的丸子。外焦里嫩,淡淡的中药味也散发出清香。如果挖的多,就清洗干净,放阴凉的地方晾干,再用袋子密封起来,以后便可以随时取出来当茶喝。

15年前,我从河南来到闽南沿海,饮食方面逐渐习惯了清淡、本味,特别是品味铁观音、大红袍,也成为生活的必需。但肠胃深处仍保留着对河南的面食、毛尖绿茶的怀念,也留恋着茵陈那种特殊的苦与甘。

最初带来一包晾干的茵陈,打算水土不服时泡水喝,养肝清热。随着喜欢上铁观音、大红袍、白茶,便尝试着将茵陈与闽南的茶搭配在一起泡,免得喝起来只有茵陈单纯的苦味。却意外发现茵陈并没有掩盖茶香,搭配得当反而有一种调和与丰富的味道。茶香中一缕清苦的中药味,先

苦后甘,铁观音茶的清香加上大红袍烘焙的浓醇,融合出一种五味俱全、满口生津的味道。心里琢磨,这是把河南与闽南的饮食文化糅合成了一体,彼此和谐共处,甘甜与共的味道啊。就这样,我慢慢地养成了一种喝茶时总要捏几棵河南的茵陈放壶底,再放闽南的茶叶一起泡一起品的习惯。

在闽南15年中,我在事业上经历了风风雨雨、苦辣酸甜,但仍坚守着事业和家庭的责任感,坦然面对一切困难,也恰如生活里品味河南茵陈与闽南茶的甘苦与共的滋味。

品味茵陈的甘苦、铁观音的清香、大红袍的醇厚、同时也品味人生起伏,领悟到河南人的坚韧和闽南人敢拼才能赢的精神。河南的茵陈、闽南的茶,品味出了家乡的味道、闽南的味道,更体味到丰富多彩的生活味道。

(周国利)

荔枝红了

自向庭中种荔枝”的感觉。

还有大暑那天,井水浸透的荔枝端上桌,和温热的羊肉汤、米糟一起,成了大暑的特殊饮食。闽南人懂得“以热治热”的传统配方,荔枝的甜、羊肉的暖、米糟的醇,在最热的时候反而让人舒服。剥开红壳,晶莹果肉破壳而出,清冽的汁水溅在青花瓷盘上,恍惚间竟与宋人的“玉纤为剥红绡”的雅趣重叠。

荔城处处有荔枝树,这话真的深有体会。英龙街那棵“宋家香”已经一千多岁,每年仍结出三百斤朱果。小时候总爱缠着爷爷去树下捡落果,他粗糙的手掌包着我小小的拳头,教我辨认果蒂上的“鸭头绿”——那是熟透的标志。只是如今爷爷不在了,可每回骑“小毛驴”路过看见那抹荔枝红,总觉得他还在巷口,躺在竹椅上摇着蒲扇,等孙儿捧来那浸得冰凉的大荔枝。

当夕阳沉入壶公山,巷尾传来孩童嬉闹的笑声。他们举着荔枝壳做的红灯笼,红彤彤的光晕里,仿佛看见千年前的驿马踏着露水而来。井台边,泡荔枝的陶瓮还在咕嘟作响,而荔城的夏天,就在这甜香中,又完成了一次与历史的对话。

荔枝红了,红得像奶奶亲手纳的红床底,像祠堂里八仙桌褪色的朱漆,像游子梦里夕阳西下的晚霞。这抹红,是木兰溪的水养出来的,是千年时光里酿出来的,更是兴化人骨子里割不断的乡愁。

(郑萍苓)

